

葉適集



B244.92
2

葉適集

第三冊

中華書局

葉 適 集

(全三冊)

劉公純 李哲夫 點校
王孝魚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0³/₈ 印張·1 插頁·598 千字

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4,101—9,700 冊

統一書號：2018·42 定價：4.20 元

水
心
別
集

水心集

李序

宋乾、淳間，永嘉之學盛於東南，屹然與新安、金華鼎足而立。其諸儒纂述之傳於世者，若薛文憲之淵雅，陳文節之醇粹，葉忠定之闡博，可以想見一時之盛；而文章之工，尤以忠定爲最，同時講學諸儒，自東萊呂氏外，莫能及也。忠定所著水心集，明時已無完本，正統間，章貢黎諒掇拾散佚，重爲編刻，遂復顯於世。至別集十六卷，則僅見於陳伯玉書錄解題，自黎氏編正集時，已不獲見其全。乾隆間，朝廷開四庫館，廣搜天下遺籍，而箸於目錄者，亦僅黎編正集，則是書之湮沒蓋已久矣。

春猷自乙丑冬攝令瑞安，瑞安爲先生故里。時吾師孫琴西先生方奉諱家居，所藏永嘉諸先生遺書至夥，因從假得別集寫本，讀之，歎其論治之精，有益於經世，欲爲重墨諸版，會代去，未果也。逮今年春，春猷復攝江山，而吾師亦以觀察需次江寧，因寄貲請校刻之。蓋世之學者，自此可以讀先生之全書矣。

此集凡進卷九卷，廷對一卷，外彙五卷後總一卷，蓋論治之言爲多。其論宋政之敝及所以療復之方，至爲詳備。春猷每讀此書，至於資格、銓選、科舉、學校、新書、吏胥諸篇，蓋未嘗不掩卷歎息，以爲古今之有同患也。然則先生此書，豈徒以救宋之弊哉！士之有志經世者，誠能熟復而精

水心別集卷之一

進卷

序發

臣竊以陛下循祖宗之舊，特詔近臣，於科舉之外薦聞天下之豪雋，許以極言當世之事，而考察其尤異者，秩以不次之爵，待以非常之用，而天下之豪雋，亦莫不欣喜自效，願致於其間。夫開天下以不諱之門，納疏賤於至高之選，此豈非堯舜之盛德哉？而臣之不肖，則獨有所甚憂於此。何者？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也，而陛下必以言求之。使臣而少言之歟？則略而不足聽；盡言之歟？則可以聽而未必信。而天下之不知者又將強言之，於是天下之言雜然並進，而其上莫能擇也，則一切以爲空言而盡廢之。夫以有用之學責臣等，而卒不免以空言廢之，此非陛下之意也，而其勢有必然者。

蓋自慶曆、元祐以來，箸而爲書者，何其衆也！其於天下之治亂，軍旅、錢穀之大計，常先爲之畫而以意處之者，何其敢決而不疑也！其言之多，思之深，豈無一二足用於世哉？而後進之士，

耳剽目習，以爲言語文字之流，使之運奇於異說之餘而求夸於陳言之外，足以敗天下之定勢，則夫朝廷之上，於其發謀舉事之際，而何以爲守！是故今日之患，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，而患其求之而不及用；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，而患其盡言而無所用。夫上有寬博無忌之心，下有慷慨盡言之意，皆前世之所不及也，而其效止於若此，此豈可不爲之深憂其故歟！

以臣所論，士之深識遠見，卓然特出，有志於天地君臣之大義，而務盡其精微以興起一代帝王之業者，雖以漢、唐有國之長，其間不過數人而已，況其不少槩見，而泯沒於山巖木石之間者。此臣所以中夜竊嘆，廢食忘寢，以爲陛下幸使因方正之選，萬一能進於朝，則其所以稽參成敗之迹而推原當世之故，宜特發其大意而無至於盡言。夫廢置更革，立命造謀，而出政事於天下者，天子與大臣之事也，而疏遠一介之士，豈得以借言之！

夫惟居安者不思其危，習常者不察其變，見近者或忘於遠，獨任者或失於人，計利太卑而求民太甚，持法愈密而爲治愈疏；至於經國之規，御世之要，切近而不爲陋，宏闊而不爲迂，盛衰之相因，治亂之相易，若此者臣皆有以發之。夫朝廷之上，公卿百官所以統天下，而常患於不能知天下之情；四海之廣，南北異俗，賢愚異慮，而常患不能通朝廷之意。上下不合，則禍敗出於其中而不知。故臣以爲，誠略發其大意，見於餘篇，而又序其所以發者本末，如此，庶幾無猖狂驚世之論，豫定必然之謀，以逆墮於空言之譏而失明天子設科之意。陛下幸使大臣擇焉！

君德一

臣聞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，而不以名位臨天下。夫莫尊於君之名，莫重於君之位，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，則生殺予奪之命，皆無以服天下之心，其所以爲之臣者，特迫於名位而不敢抗耳。夫是，故以天下之大，常沾沾焉疑其並出以撓己，而禁防維持之不給，尙安能保其民而與之長守而不變哉！

昔之人，思其所以爲人君之道，以授世主而使操之者，其說多而詳矣。或以爲所寶者在令，令行而莫能逆，故有留令、虧令、不從令之罰，皆至於死；或以爲權者上之所獨制，而不得與臣下共之者也，故殺之足以爲己威，生之足以爲己惠，而天下之事自己而出者謂之君；或以爲人主之所恃者法也，故不任己而任法，以法御天下，則雖其父兄親戚而有所不顧。此三者，雖非先王之所廢也，然而不以是先天下。而後世之君，奈何獨甘心焉！是以申、商、韓非之禍，熾於天下而不可禁，而其君之德固已削矣。

夫偏說鄙論，習熟於天下之耳目，而近功淺利，足以動人主之心。於是以智籠愚，以巧使拙，其待天下之薄而疑先王之陋，以爲譬若狙猿之牧者，數千百年於此矣，哀哉！蓋世有狎猛虎者，能使之忘其搏噬之毒以媚己也，此蓋非智巧之所能爲也。而況治天下者，慈父母之於弱子之類也，又非若狎猛虎者之類也，智巧何爲於此哉？以智巧行令，其令必壅；以智巧用權，其權必侵；以智巧

守法，其法必壞。

臣竊嘗悲當世之故，而其義不得以盡言，請泛論前世之帝王得失成敗可考之迹，以見其意。其遠而在唐、虞、三代者，臣未敢及焉。秦始皇、漢武帝，雄武之資，懾服宇內，意所誅戮，如斃犬豕，東征西伐，萬里巡狩，役使天下以贍其欲，而天下之人赫然震恐，不敢自必其命。若是者，有以示天下之威，後世之君，雖外諱其失而中有羨慕之侈心焉。漢之宣帝，有明智之才，執賞罰之柄，足以獨任天下，鄙遠俗儒而參之以霸道，略務寬厚而齊之以法律，其勤敏不懈，而及於工技之細，器械之微，而天下之人拱手退聽，不敢有所自爲以逆其上之意。若是者，有以示天下之權。唐之太宗，少而爲將帥，長而爲帝王，英銳明達，駕馭賢俊，利在仁義則行仁義，利在兵革則用兵革，利在諫諍則聽諫諍，惟所利而行之，而天下之人，懽然畢力願爲之用，至於弊精能力，繼之以死而不悔。若是者，有以示天下之功，是以後世之君，推其求治之心，欲庶幾焉而未之得也。夫慨然有志者，不免於羨慕始皇、武帝之侈，而精實求治者，又止於庶幾宣帝、太宗之事，然後以其智巧而行申、商、韓非之說，則雖有天下之威也，天下之權也，天下之功也，抑猶未得其所以服天下之道，而徒恃夫名位以臨之者也。

且夫風俗之所繫，治化之厚薄，享國之長短，人心之向背，是豈可不留意而詳擇也！故臣以爲天子之明聖，誠能破壞數千百年之偏說詖論而無所入於其心，雖不遠求唐、虞、三代之名，而近亦無取於漢、唐之陋，則人主之實德見於天下，而天下服矣。

君德二

所謂人主之實德者何也？豈不以其容受掩覆，大度不疑，有以深結其臣民之心歟？夫猜忌不信，持法必行，陰見天下之過，而戾戾焉有疾其臣民之心，使之脅息目語而不敢肆者〔一〕，則夫容受掩覆，大度不疑，曠然而與天下爲一，是宜可以服天下也。雖然，天下之治，非若是而可致也。名位者，人主之所自有，天下不得與也。好治之君，常恐名位之去己，是故或出於令，或出於法，或出於權，役巧任智，斷制刑賞，以執天下之命。若此者，凡以爲留名位之術，而不知夫名位者不必留而未嘗去也。未嘗去而留之，然後天下始有不安之心，不安而將去也，則必反之而後可。然則容受掩覆，大度不疑者，是亦留名位之術也，未有服天下之道也。

古之聖人，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，而因名位以行之。何者？天下之政，其大者爲禮、樂、兵、刑，而其小者有期會節目之要，其遠而萬民而近則羣臣侍御僕從之職，其物爲子女、玉帛、器用、服食之事，而其所分別好惡者，則在於君子小人邪正所由之途也，吾之一身足以驗之矣。其於事天地、尊宗廟也，真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來格也，非貌爲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，而況於簡慢廢闕而不知畏也！其於刑獄殺戮也，真見其哀矜惻怛而不忍，雖不忍而不可赦也，非徒減膳、徹樂以爲是虛文故事而已也，而況於輕怒暴誅、喜深而致刻也！

其於天下之民也，真見其可佚而不可勞，可安而不可動，可予而不可奪也，非輕租、捐賦、寬

逋負以爲之賜也，而況於急征橫斂而無極也！其於羣臣百官也，眞見其官各有守，才各有宜，異之以事而不相易也，非貴其所賤，親其所疏，而要之以報己也，而況於姑使之充位而自用也！其於聽言受責也，眞見其過言過行之出有以害天下而幸其臣之告己也，非內不樂聞而外爲寬容之意以悅天下也；於其言也，可從則用之，眞見其朝不能以及夕也，不徒聽之而終置之也，而況於拒諫塞謗而以不受教爲能也！其於君子小人也，眞見君子之可敬而小人之當遠也，誠以惡佞諛而好（正）匡（三）救也，不徒敬君子以爲名而樂小人之自便也，而況於疏君子而比小人也！其於聲色、游畋、玩好、珠玉也，眞見其簡靜而無欲，屏棄而不御也，不待於欲之而以理禁之也，而況於沈溺墮壞於其中而不知反也！積之以歲月，眞見其悠久也；煩之以萬機，眞見其能無倦也。凡此者，皆實德也。

眞意實德充塞於人主之身而施之於天下，是故其高厚可以配天地，其明察可以並日月，順陰陽之序，遂萬物之性，裁成輔相以左右民，鼓舞動蕩，運轉闔闢，則令不期而信，權不制而尊，法不嚴而必，兵強國富，而討除殘暴不順之夷狄，何向而不濟！故人主誠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，則偏說談論，何足以累於其心！

且夫忽近而務遠，虛內以事外，惡靜而不能動，喜強而實弱，此人主之深患也。方其長慮遠想，拊髀太息，而思功業之盛，忿夷狄之驕橫，則欲銳兵勇將，鼓行四出以誅之；厭風俗之頹墮，則欲考核名實，數見賞罰以厲之；財之未豐，兵之未練，則欲講求遺利，肄習行伍以精之。故夫人

主有好治之意如此其急者，必自知其所以服天下之道，則衆務不勞而並舉矣。

〔一〕此下疑脫「不可以服天下」句。〔二〕避宋諱作正。

治勢上

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，天下不可治已。昔之論治天下者，以爲「三代之時，其君各有所尙，夏之忠，商之質，周之文，數百年而不變。其後周之失弱，秦之失強，故忠、質、文之相代，若循環之無窮」。而或者又曰：「弱之失在於惠也，則莫若濟之以威；強之失在於威也，則莫若反之以惠。惠止於賞，威止於刑，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，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。」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。夫一弛一張者，弓也，而羿之能不與焉；虛而敔，滿而覆者，器也，而倕之巧不與焉。故三代非忠、質、文之尙，而周、秦無強弱之失。治天下者，姑舍是乎！

古之人君，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漢之高祖、光武，唐之太宗，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，雖其功德有厚薄，治效有淺深，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而不在物。夫在己而不在物，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。導水土，通山澤，作舟車，剡兵刃，立天地之道，而列仁義、禮樂、刑罰、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；至於賓餼日月，秩序寒暑，而鳥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，此皆上世之所未有，而聖人自爲之者也。

及其後世，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。故其勢之至也，湯湯然而莫能遏，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

其鋒；至其去也，坐視而不能止，而國家隨之以亡。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，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，臣未見其可也。

蓋天下之勢，有在於外戚者矣，呂、霍、上官非不可以監也，而王氏卒以亡漢，有在於權臣者矣，漢之曹氏，魏之司馬氏，至於江南之齊、梁，皆親見其篡奪之禍，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。而其甚也，宦官之微，匹夫之奮呼，士卒之擅命，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。若夫五胡之亂，西晉之傾覆，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、里巷書生游談聚論，沈湎淫佚而已，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。嗚呼！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，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；其或在於宦官，或在於士卒，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，此甚可嘆也！

臣嘗怪唐末、五代之衰，皆以列校之卑，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；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，北威契丹，南服李璟，法度脩舉，文武並用。太祖皇帝踐祚，十年之間，不耀兵甲，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，而天下爲一，身致太平，爲子孫萬世之計。向之衰敗圯闕者，二百餘年，英武之君、忠智之臣，圖回收取不能什一，而辱王幼主，俯首服從，相顧憤發，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，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，何其速也！此無他，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，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己，其必然而無疑者矣。

且均是人也，而何以相使？均是好惡利欲也，而何以相治？智者豈不能自謀？勇者豈不能自衛？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？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？而刑賞生殺，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？雖

然，鳥高飛於重雲之上，魚深游於潛淵之下，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，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，誠以勢之所在也。故夫勢者，天下之至神也，合則治，離則亂；張則盛，弛則衰；續則存，絕則亡。臣嘗考之於載籍，自有天地以來，其合離、張弛、絕續之變，凡幾見矣，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，此治天下之大原也。

〔一五二〕依文集補。

治勢中

臣請言祖宗天下之勢。

天下之勢，其亂也有門，其亡也有途。夫高垣厚鑄，足以備盜賊於外者，此衆人之所爲無憂也。盜賊在內而與我共其垣鑄，經垣培鑄而納外寇者，此憂之所不及也。天下之亂與亡有五，而人主之得罪於民不與焉：一曰女寵，二曰宦官，三曰外戚，四曰權臣，五曰姦臣。此非特秦、漢之近事爲然也，而三代亦莫不然。是五者有一焉，此其天下未遽亂也，未遽亡也，而天下之垣鑄已與我共之矣。發以虐政，致以嚴刑，而播人主之失德於天下，然後乘之以水旱，動之以甲兵，則小者亂，大者亡。是故善治天下者，不惟閉是門也，又使其門陋而不足求；不惟塞是途也，又使其途微而不足行。

太祖、太宗，削平專國，統一方夏；真宗、仁宗，祈天永命，又安海宇。當是時也，其要在使

天下無女寵，無宦官，無外戚，無權臣，無姦臣，隨其萌蘖，尋卽除治；而又蹙狹其門，顛錯其途，使其至者踐隧絕滅，四顧而問，不得其所求，俛首而去之。宮中之裁決，大臣之平章，近臣之獻納，小臣之議論，無不咸出於此，操天下之垣牆，以與天下共守之而無所害。是故以言其井地牧民、稅賦均一，則不如周；羣臣才智，赴功運力，則不如漢；蓄積富厚，國用沛然，則不如隋！拓地沙漠，冠帶夷蠻，則不如唐。然而天下之勢，周密而無間，附固而無隙，不忽治而乍亂，幾亡而僅存，可以傳之後世，垂之無極，則遠過於前代。夫學者之言治也，其遠而在堯、舜，則常苦於迂闊而不信；其近而在漢、唐而可信也，則又以其不能久安長治而不足稱。然則祖宗之天下，亦可謂盛治而無以加矣。

而中國之所患者，遼人也，夏人也。夏小而悍，遼大而驕。大而驕者，或汎遣命使，傳道言語，以示其嫚侮之意，則天下恐然如有百萬之師，申嚴警備，旁及嶺海，爲之益金幣，厚書辭，水陸之產，百物畢致，以中其欲。小而悍者，或狂僭自大，竊擾邊鄙，則大（師）「帥」貴將，相次陷沒，配民爲兵，多至百萬，分遣大臣，經略中外，朝野聚議，謀畫屢請，而卒之天下困弊，一方空虛，曾不足以奏一戰之捷。然而朝廷之上，羈縻慰撫，不失其歡；而天下之士，相與慷慨憤激，渺然長慮，以爲不可以久也。故其大言者，則欲脩改法度，振起弊事，使天下富強，將士用命，然後鞭笞以臣服之；小言者，則欲絕賂以鬪之，反間以亂之，屢出以擾之，委西北之地，使之自爲守以持之；而其所謂見遠察微之論者，則皆以爲異日天下之大禍，存亡之所由分，必出於二虜而不可救。